

著平詠徐

來不甘・盡未苦

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

16 苑書生學

苦未盡·甘不來

目次

月是故鄉明·····	一
雲山澗水是蘭谿·····	一一
蘭谿人說蘭谿·····	一七
我的母親·····	二五
金榜題名時·····	三三
南京紅紙廊生活回憶·····	三九

三十年華如水逝	五一
銀婚回憶	六一
伴兒住院記	七一
佳音傳到閤家歡	七九
送子入學記	八七
喘了一口氣	九三
幼兒進中學了	九九
失去了家長會會員資格	一〇三
松山機場去來	一一一
許婚記	一一七
主婚記	一二一
車站贈言	一二五
初出茅廬	一二九
談「住」家	一三三
問舍記	一四一

搬家記·····	一四七
嶺·山·潭·····	一五五
帶「便當」上班·····	一六一
假日生活·····	一六七
談家庭節約·····	一七三
無病確是福·····	一七七
醫生的話：何以生癌？·····	一八三
談過陰曆年·····	一八九
監聽政見發表記·····	一九五

• 來不甘 • 盡未苦 •

• 4 •

月是故鄉明

清明，祭祖後，和幼兒研究算術，「經差一度時差四分」，說到故鄉的經緯度和臺南的經緯度，從而談到兩地氣候的不同。傍晚携幼兒在附近散步，說起故鄉清明節是怎樣過的。這些都令人特別懷念故鄉。除長女在家鄉出生外，兩子一女均在外長大，根本沒有到過故鄉。自己於民國卅七年八月間在家小住一週，至今未重履故土。在赤蹄下，故鄉不知變成怎樣了。

我的故鄉是浙江蘭谿，地以溪名。蘭溪上流一爲婺江，一爲衢江，在蘭谿南門外合流爲一稱蘭溪，其下爲富春江，再下爲錢塘江。以浙江爲界，分浙東浙西。蘭谿的縣城及東北部在浙東，西南部在浙西，然而我們卻被稱爲浙東的。蘭谿有「小上海」之稱，因爲富而繁華。蘭谿屬於金華府，爲府屬八縣之一，但有「小小金華府，大大蘭谿縣」的故事。典出於宋趙抃。從前考試，先府考，後縣考。考官由於交通關係，自杭州溯江而上，夜泊蘭谿西門江干。趙抃好勝，翌日一早約同許多學童去見考官，請求先考縣生。考官見學童天真膽大，不忍拒絕，說如果出的對子能對上，就可先考。偶見船窗外江上有鴨戲水，卽出上對：「七鴨浮波，數數三雙一隻」。趙抃亦向窗外張望，恰見江面躍起一魚，乃脫口而出的說出下對：「尺魚躍水，量量九寸十分」。考官大喜，目爲神童。從前做官的人官腔固然比現在多，大概是不能瞎說的，說了要算數。於是奏准皇上，從此蘭谿先考。故曰：「小小金華府，大大蘭谿縣」，我們蘭谿人都沾了這個光。趙抃官至閣老，死後諡清顯公，爲宋名臣。小時了了，大亦不凡，蘭谿人都感到光榮。在東門趙氏宗祠，築有告天臺，有四層，頂層供奉趙清顯公，春秋兩祭開放，我小時亦常去遊玩，登樓極目四望，全城盡在眼底。

蘭谿背山面水，山名大寺山，山上有大寺一座，或以此得名。但俗稱道士山，其實並沒有道士，是叫了別音了。又有一所雷公殿，供的天雷公，赤眼綠膚，極爲可怖。山頂有東峰亭，是最高之處，重陽節時，人們都登山遊覽，平時很少人去，據說曾有人在亭中上吊，故

有吊死鬼。還有一座塔，叫大寺塔，不知何故，門被封了，也許怕又有人去尋短見。山自北門外朱山蜿蜒而來，到蘭谿陡然升高，復低延而南下，漸沒於金蘭交界的竹馬館。在南門外江邊山頂，又有一塔，名白塔。大寺塔瘦而高，白塔矮而胖。出門還鄉，在江上二十里外船中即可遠見東峰亭及兩塔先後逐漸迎面而來，知故鄉將近，忘卻旅途的疲勞。城外對江合流處有山一座，橫在江右，恰把上游水勢阻擋一下，乃緩緩合流而下，真是天造地設。如果沒有此山，大水之日，蘭谿縣城是會被洪水沖毀的。山名橫山，妙極。山上有蘭蔭寺，花木扶疏，風景極美。相傳乾隆皇帝下江南，曾臨蘭蔭寺，饑渴之至，方丈不知是當今皇上，進以菠菜豆腐湯，白飯一大碗，味極鮮美，垂詢菜名，和尚答詞頗雅，說是叫「紅嘴綠鸚哥，金鑲白玉飯」，異常悅耳，龍顏大悅，賞錢十吊。豆腐是先用素油炸黃，再與菠菜合煮的。據說乾隆回到京城，屢索此菜不得，御厨大感恐慌，幸給聰明的光祿寺大夫猜到了。我們在家鄉，宴席的末一道飯菜必有此味，彼此舉箸相請，不叫菠菜豆腐，而稱「紅嘴綠鸚哥，金鑲白玉飯」。又據說當時乾隆皇帝進御膳後，曾問天下什麼東西最好喫？和尚畫了一隻雞和一塊肉，龍心怫然，和尚怎說喫葷？和尚說是「饞好喫，熟好喫，並不是鷄好喫，肉好喫」。這些故事野史未載，也許是出在鎮江金山寺吧。我們蘭谿人常常談起這故事。我最喜喫菠菜豆腐，回味起來，味道總覺不及故鄉的可口。

據說從前大寺山和橫山都產蘭花，蘭蔭寺即以多蘭著名。兒時假日常去遊玩，偶而也在

山腰找到野蘭，但總難發現大批蘭花。有人說是被人採掘絕種了，只在花園及人家庭園中見到一盆盆的蘭花。培植的大多爲建蘭或九頭蘭，還有珠蘭。王者之香，不見野生，總覺得爲蘭谿可惜，假使山上到處蘭花，是何等有趣，不是更可吸引外來遊客了嗎？山上松木遍山，到處翠竹，松濤洋洋，竹風淅淅。幼時常去採松子和拔野筍裝得滿褲袋。山上多竹，故產竹鷄，叫聲爲「貴——官，官！貴——官，官」！家有白蟻，聞竹鷄叫聲遠飛。記得兒時也曾與童伴上山捉竹鷄，是要帶一隻竹鷄去引誘入籠的，不幸技術不高明，反把家養的竹鷄被野竹鷄引飛了，只好提着空籠裝滿鞭筍回家。如果不是陳同白咧多手，我便會捉到那隻竹鷄的。暮春三月，遍山野花，到處杜鵑，子規啼聲悅耳，畫眉四處皆鳴，往往捉不到，教人灰心。可是秋夜捉紡織娘，我很拿手，而且一早去採天羅花餵牠們。提着紙燈籠捉蟋蟀更容易了，且能聞其叫聲而判定是否善鬪者。

蘭谿的東門外自東嶽廟起至白塔嶺溪口止是一條曲折的谿谷，羊腸小道，兩峯對峙，小溪急流，迂迴流入蘭溪。這條夾道，土名菲壠，人煙不多，風景佳麗，栗樹遍山，野毛栗更多。壠中有石蟹，只要翻起一塊大卵石，小蟹即橫跑，用食指壓住，以姆指與中指挾起來，放入布袋，聽牠們七橫八落在袋裏吵死人。採下野毛栗，用石塊輾開，就有一顆顆如大龍眼般的野毛栗。蟹與野栗，野產野生，無人禁取。秋天是我們的好去處。菲壠形勢險峻，在壠口架砲，誰也打不進來。杭江鐵路興築時，原來準備在白塔嶺設站，但離城太遠，且地勢不

平，地皮不多，貨物集散困難，人客上下不便，於是穿過菲壠，沿山曲折盤旋至水關門爲終站，長凡七公里，汽笛長鳴，回聲震山谷，此響彼應，坐在車頭，可見車尾，峯迴路轉，坡度很大。前年春去臺省東部旅行，自花蓮坐火車到臺東，過關山後到稻葉這一段火車路很像菲壠，使人立刻回憶起故鄉的菲壠。我幼時曾在菲壠內口的一個學校讀過書，也曾在那裏的樊家大宅的廳房住過一年。有鄭家新嫂子住在附近，課後常向她討茶喝。還有一家遠房表嫂也住在附近，常掏出煮熟的雞蛋塞到我書包裡來，一點也不注意到我會臉紅。

蘭谿靠江，大小有十六座碼頭，沿江築城，小南門，大南門，水門，西門，小西門，都在江邊。在鐵路未造，公路未闢前，閩北、贛東、徽州的貨物與客運，均以蘭谿爲集散地，直放杭州。黃昏大小船隻，紛紛靠岸，各幫各有碼頭，不成文法，彼此不爭。全盛時代，每日上下有大小木船千艘以上，沿江三十五里，入夜燈火輝煌，真是舳舻千里。所以蘭谿的商業發達，商舖有數千家，酒樓茶肆，旅館客棧，更是林立。有花船稱「茭白船」。是陳友諒的部屬，被貶爲九姓漁戶，茭白船則以捕「人」爲業，有美女如雲，可設宴請客，也可開桌賭牌，政府抽收花捐，故不予禁止。外埠來蘭商人，本城富家子弟，甚至因公來此的公務人員，都不免登船喝酒。抗戰時蘭谿一度淪陷，船壠星散，勝利後遂未恢復。外地朋友，曾到過蘭谿的，問起我「貴地是……？」或：「府上是……？」我答說：「小地方是蘭谿」。有人會十分開心的說：「蘭谿的花船真好玩」。其實類似的水上美女戶，那裏沒有？蘭谿人對

此並不感覺到體面的。因此我對嘉興朋友決不提「南湖」，對廣東朋友不談「叫艇」，因為我從此也懂得人家的心理。

蘭溪又稱蘭江，只指合流處到嚴東關這一段。近岸水淺處，清見水底，游魚可數，深處碧綠。月明之夜，水波不興，我們雇划子自己帶茶、煙、瓜子、水菓，開到對岸溪西，溯江划上十里，放乎中流，聽其順流而下，水聲輕拍船頭，夜風掠耳而過，有羽化而登仙之感。或去水關門的天仙閣，叫一盆涼拌黃瓜，一碟醉蝦，一盤四拼，各人來一壺四兩裝的玫瑰露，看火車站的人來人往，聽太子橋頭有人唱十八摸，回家喝一大碗水晶糕，涼肺冰心，一夜好睡。清晨大寺晨鐘響了，喚起忙碌的人們，又是一天的開始。

蘭谿人最好講話，也最好客。有「豆腐百姓」之稱。來蘭谿當百里侯者，只要不太擾民，給士紳面子十足，大可垂拱而治，也不必貪污，規規矩矩，一年間弄萬把銀子，不足為奇，不是很難的。蘭谿人不排外，歷屆縣長都是外省人，來此經商、務農、做工的也有很多外省外鄉人，相處融洽。蘭谿人很講信用，說過算數。各地貨客一到，主人熱忱招待，喝酒，娛樂。價錢諒妥，無不高高興興的走了。然而終究是浙東人，你對不起他的時候，不是不理你，就是對付你，可是決不先動手或動口。日軍侵入蘭谿的時候，老百姓沒有反抗，後來卻有很多日本軍人在菲傭失蹤了。據家鄉傳出的消息，共匪侵入蘭谿後，大家先觀察一番，不過份合作，也不激烈抵抗。但共匪太不客氣，太不講理，忠厚的蘭谿人憤怒了，在浙

東首先起義抗暴的是我們蘭谿人。金華府屬八縣認為比較強悍的不是我們蘭谿人，然而蘭谿人先對匪幫動手。這消息在報上刊出的時候，我興奮的流淚，當他們被壓服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我沉默無言。我相信「豆腐百姓」還是會見機行事的。我是蘭谿人，喝過蘭江的水，喫過蘭谿土中生長的食物，我自然也具有浙江人中浙東人的性格。而且由於家庭環境與父母遺傳，更為露骨：對我要好的人，把心挖給他也可以；對我使用詭計的人，會一輩子不理他。所以同蘭谿人交朋友，坦誠相處，交上了可成刎頸交；交不上，失了一個好友，但不會造成一個仇人。你欺辱他太狠，當他還擊的時候，也會先說明，不會黑暗中行事。因此蘭谿人適宜於經商，講信用，適宜於種田，守本份，適宜於教書，忠於職，適宜作記者，不畏懼權勢，不圖於富貴；但最不適宜於做官。故蘭谿人在官場中混的不多，趙閣老的時代不是現在，官做到趙閣老的自民國以來未曾有過，實由於性格使然。這是我們蘭谿人的可愛處，也是蘭谿人的不幸處。所以，我沒做過官，相信年老更倔強，今世與官無份。

蘭谿人會當最佳的參謀長，不是最好的伙計。知必言，卻不能當奴隸使喚，不然他們會隨時捲舖蓋，連信也不留一封。蘭谿人差不多相當富有，不貪小利，出門經商是為好玩，為人服務是開眼界，當了個幕僚是求榮譽。蘭谿的女人是最好的賢妻良母，但一樣的不能辜負她們的美德，當她發現丈夫對她不忠實的時候，先是忍耐，受不了會翻然而去。

蘭谿特產頗多，馳名全國的金華火腿是蘭谿人經營的，杭州、上海、天津、北平有蘭谿

人開的金華莊，廣州、香港也是蘭谿人先去販賣火腿。名稱極多，在平津的稱京腿；平津人喜稱咱們北京故稱京腿；滬江自稱上等，故稱上庄火腿；廣東人喜食狗肉，我們拿狗腿與豬腿合醃，稱雪腿，鮮味更足。蘭谿人會煎蜜棗，稱京棗，又販來山東的蘋果，以蜜糖煎透烘乾，裝入玻璃盒子，賣得好價錢。北鄉的楊梅，西鄉的水蜜桃，東鄉的西瓜，令人垂涎。夏天的涼燒餅，秋天的鷄子饅，冬天的化湯包子，春天的花菜餃子，清明饅，立夏餅，端午棕，中秋月餅，過年糖糕，無不香、脆、甜、鹹、可口。平民化的土產，真是難以喫到了。

浙江的言語極不統一，各地不同，城鄉亦不一致。上海話太句句逼人，杭州話太軟弱無力，寧波話生硬大聲，紹興話則爲嬌孌腔，江山話太不好懂，金華話又輕聲迷人，還是蘭谿話適中，但仍嫌鄉音太重，宜於對談，不宜於演說。幼時負笈他鄉，假期回家，下船登岸，一定要找挑伕閒話，聽他說蘭谿話。自己到家後會給母親罵打官話，因爲說得不三不四了。偶去同鄉家，聽他們說蘭谿話，真好聽，而自己仍是不三不四的說不好了。

蘭谿人在歷史上的人物不多，縣誌所載，也很有限，手頭無書，難以稽考。在臺北有一時期我在臺大附近小書舖中租到李笠翁的「十二樓」，才知他是蘭谿人。蘭谿人以趙、嚴、徐、鄭四姓爲大族。有流行的歌謠來形容：「趙老爺，坐廷堂；鄭小豬，滿衙巷；嚴人和，賣布帳；徐笠帽，滿糞缸」。趙爲首姓，又有人做過大官，故說「趙老爺，坐廷堂」。鄭姓人口多，住處多在橫街小巷，故謂「鄭小豬，滿衙巷」。嚴家以開嚴人和夏布著名，生意極

好，故說「嚴人和，賣布帳」。徐氏有十八小宗，人口最多，有如蓋在糞缸上的笠帽，遍處皆是，故曰「徐笠帽，蓋糞缸」。可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北伐以後形勢一變，抗戰以後，局勢更變。趙家大半沒落，寄人籬下；鄭氏人多，有點起色；嚴族經商失敗，人和莊不存。我們徐家倒頗有勢力；而蔡家則急起直追，大有後來居上模樣。世事難料，一向如此。我們反攻還鄉，不知情況又是如何？

清明時節，細雨紛霏。夜來無事，作此小文，給孩子們略知鄉情，免得他們一再問起。但不知在臺的蘭谿人，閱此能有感觸否？

• 樂不甘 • 盡未苦 •

雲山澱水是蘭谿

我生於蘭谿，長於蘭谿。初三畢業旅行京、滬、蘇、杭後，覺得蘭谿很「土」；廿四年夏，大學畢業，接着抗戰，遠在西南一帶服務，曾回故鄉數次，覺得蘭谿「很可愛」；勝利後回家居數日，覺得蘭谿「更可愛」。卅八年淪市淪陷前夕，閤家來臺，故鄉時在夢中，覺得萬分可愛。

蘭谿位於浙江中游，婺江與衢江匯合處，稱蘭江。枕山——白雲山，面水——蘭江，古

稱激水。白雲山爲金華山的餘脈，蜿蜒而來，越城東而北走，深入浦江縣，峯又突起。城廂在江東，故蘭谿屬浙東。西鄉多平原，在江之西，最爲富庶。蘭谿縣城西隔於水，東阻於山，地形狹長，街道甚窄，人烟稠密。

在浙贛鐵路未築成以前，水路必經蘭谿，爲貨物集散地，商務發達的浙中大埠，有七省通衢之稱。上下船隻，必夜泊蘭谿，日有千百。日落西山，晚霞映江。我們站在西門岸邊，看不完的舟楫，數不盡的木船。入夜，燈光滿江面，漁火照中洲，那是蘭谿的十景之一。商人旅客，舟子船主，或登岸買醉，或結伴逛街，異常熱鬧。這一天的買賣，在使用銀元的時代，大小商舖，都在盤賬，叮叮之聲，清脆悅耳。

蘭谿因山坡江岸多蘭茝，南門外有非壠爲曲折的山谿而得名。但後來在山坡或江濱已找不到蘭茝，而商家居戶，都有幾盆蘭花，富戶每有上百盆的各種蘭花，入室芬香撲鼻。非壠爲夾谷，兩面高山，谿長七里，轉折甚多，中有小溪，流入後山溪，水清可飲。壠之南爲平原，壠之北爲水關門，豁然開朗。當年興建浙贛鐵路，自金華過竹馬館，穿過非壠，設站於水關門外，真是天造地設的鐵路引道，不然的話，火車站只能設在南門外的塔嶺背，對商旅就不方便多了。車站一設，水關門外頓形繁榮，水運則日益冷落。據說：浙贛鐵路原擬由蘭谿過江，在蘭谿南門外造鐵橋的，卻給金華人搶去了，從金華過江，蘭谿爲交線。

白雲山巔稱東峯嶺，高達數百尺。其上有一亭，稱東峯亭，一塔，稱東塔，與南門外塔